

阿来 等/著

大自然从未离开

Daziran Congwei likai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大自然从未离开

阿来 等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自然从未离开 / 阿来 等 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229-04602-6

I. ①大… II. ①阿…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2362号

大自然从未离开

DAZIRAN CONGWEI LIKAI

阿来 等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张好好

特约策划: 黄卫平

特约编辑: 袁 强

营销编辑: 杨鑫垚 魏依云

封面设计: 主语设计

版式设计: 颜森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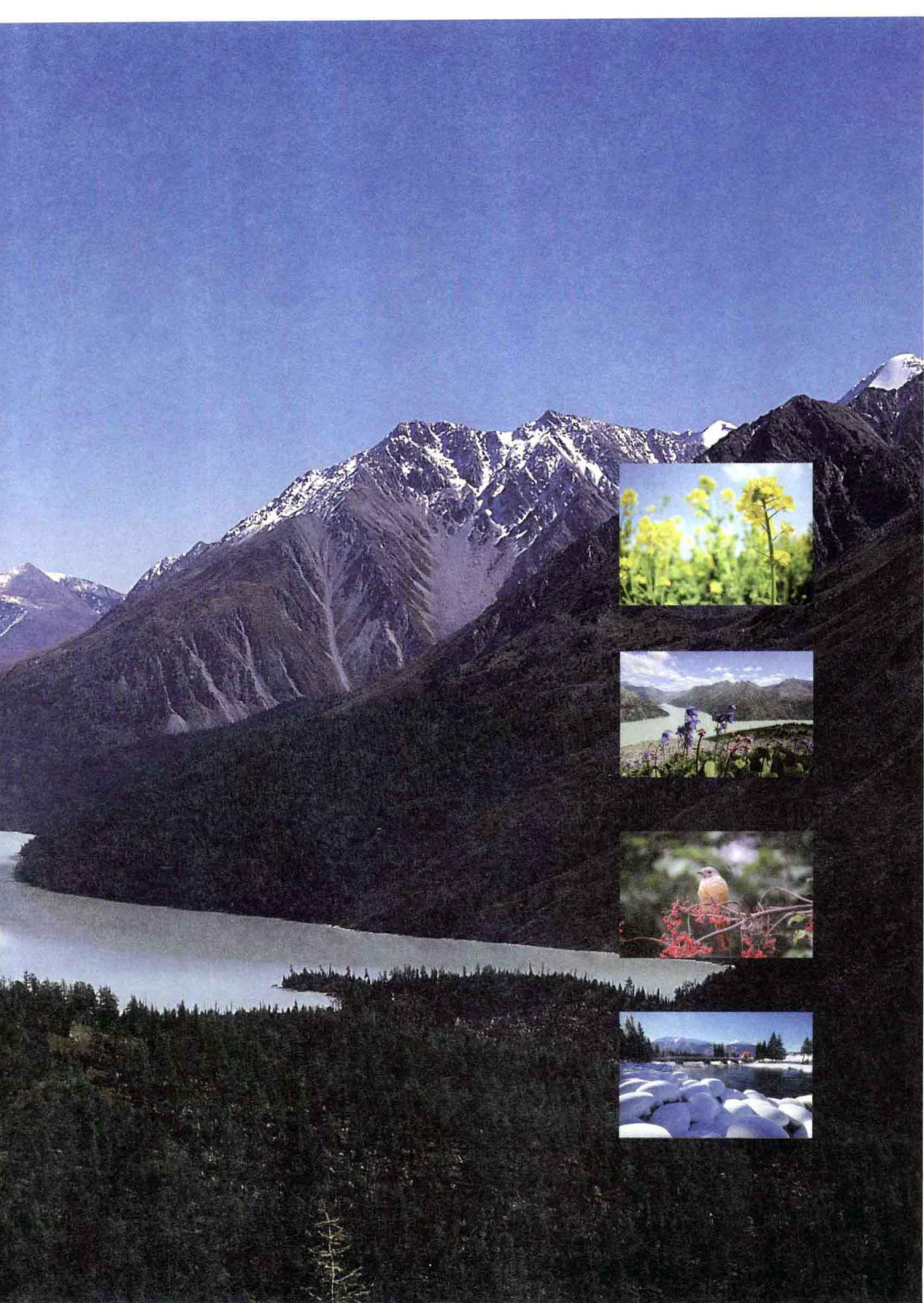
开本: 700mm×1000mm 1/16 印张: 17 字数: 212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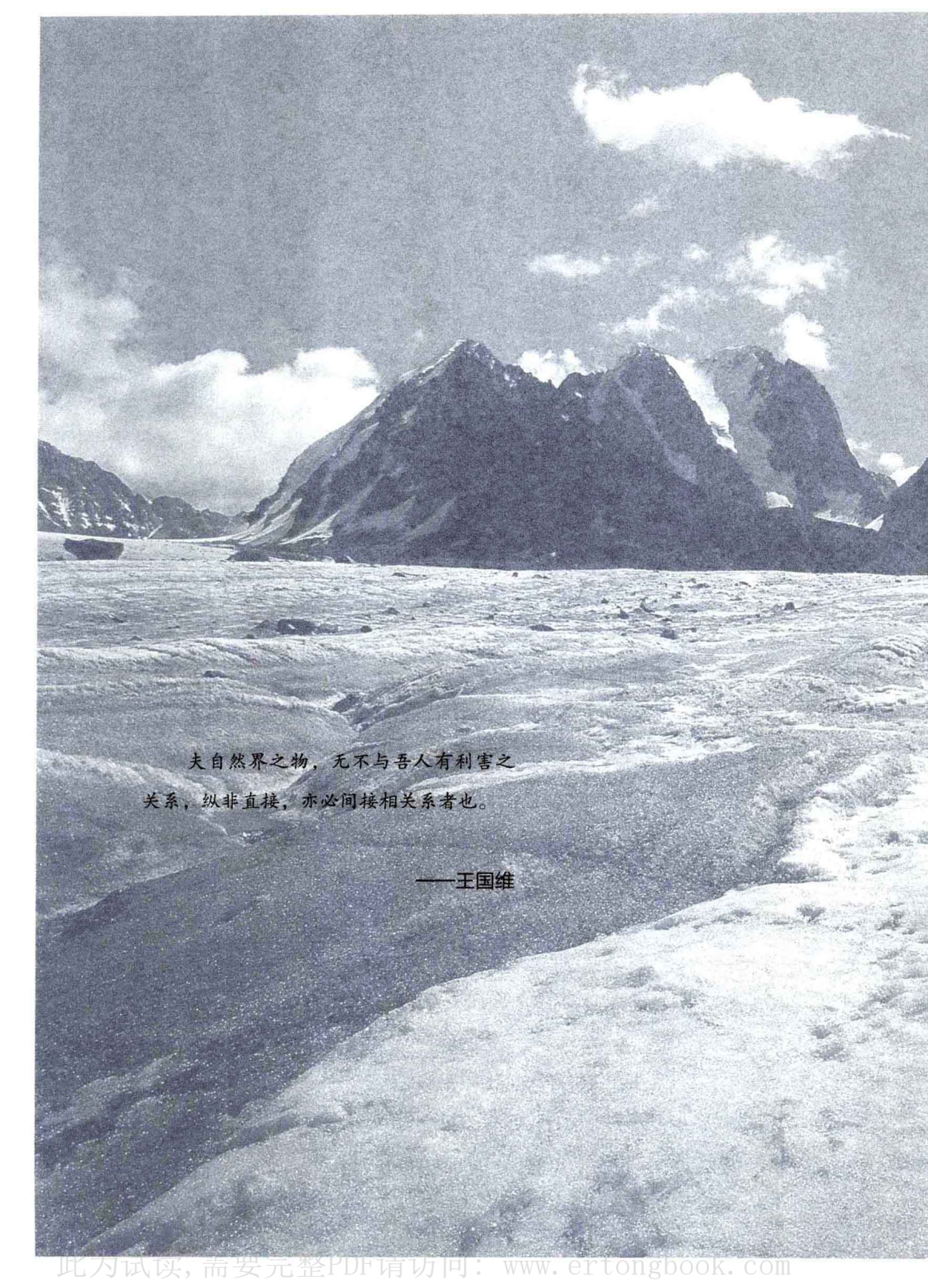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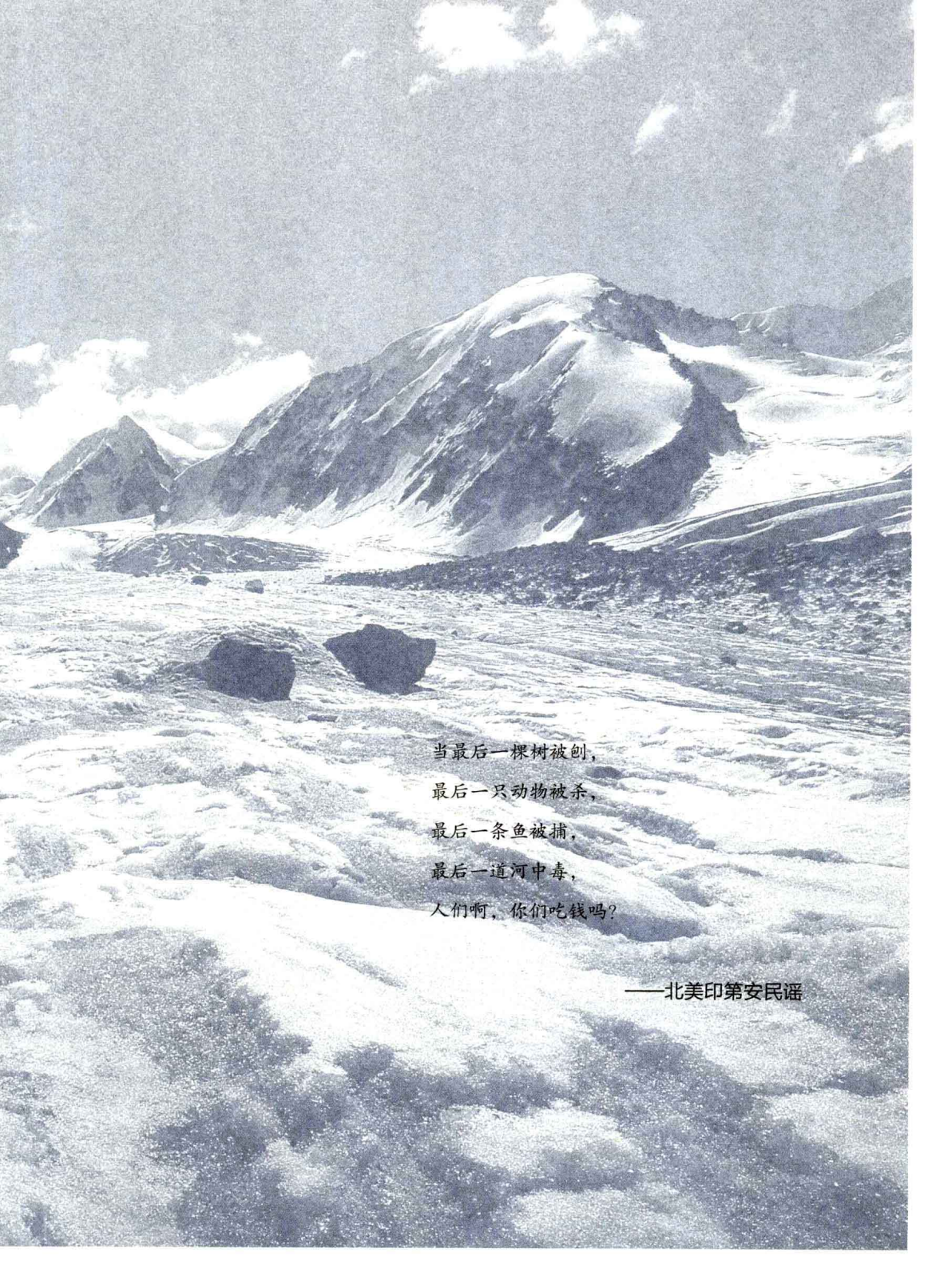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
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

——王国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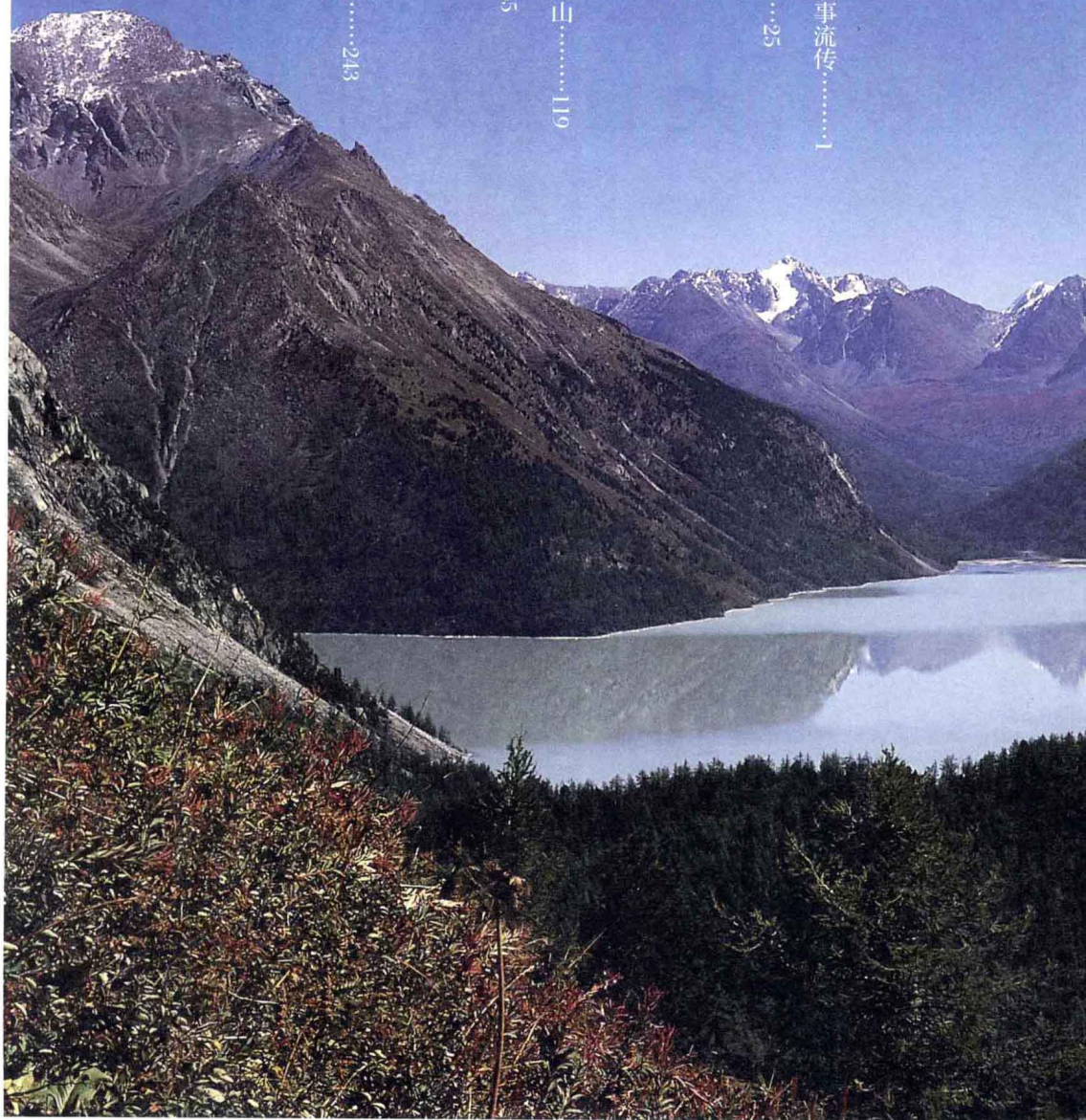
当最后一棵树被刨，
最后一只动物被杀，
最后一条鱼被捕，
最后一道河中毒，
人们啊，你们吃钱吗？

——北美印第安民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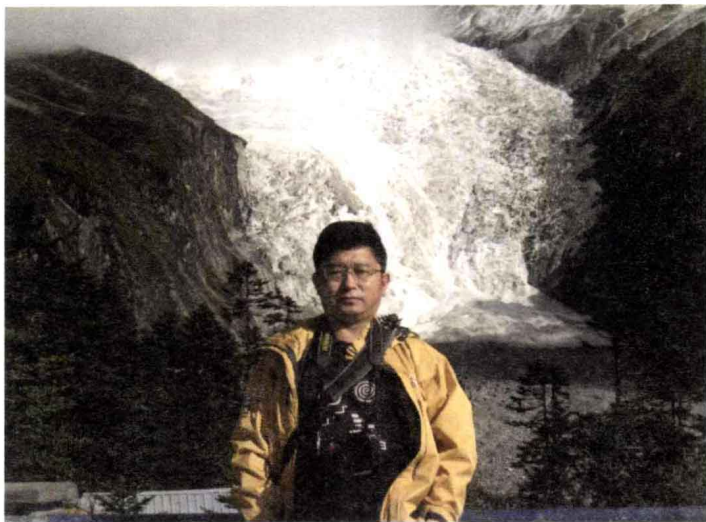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德格：湖山之间，故事流传·····	1
没有时间的热带·····	25
初次遇狼·····	45
聆听喀纳斯·····	67
苏州色·····	91
我为什么攀登高黎贡山·····	119
天空的主人·····	165
青羊消息·····	195
与瓦有关·····	217
春天的十二条河流·····	243



德格：湖山之间，故事流传



阿来，藏族，当代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1959年出生于四川西北部阿坝藏区的马尔康县，俗称“四土”，即四个土司统辖之地。长篇小说《尘埃落定》于2000年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入选“重述神话”全球出版项目。

德格：湖山之间，故事流传

我在小说《格萨尔王》中，如此描写了康巴这片大荒之野：

康巴，每一片草原都犹如一只大鼓，四周平坦如砥，腹部微微隆起，那中央的里面，仿佛涌动着鼓点的节奏，也仿佛有一颗巨大的心脏在咚咚跳动。而草原四周，被说唱人形容为栅栏的参差雪山，像猛兽列队奔驰在天边。

躺在一片草原中央，周围流云飘浮，心跳与大地的起伏契合了，因此，由于共同节律而产生出某种让人自感伟大的幻觉。站起身来，准备继续深入时，刚才还自感伟岸的人立时就四顾茫然。往前是宽广的草原；往后是来路；往左，是某一条河和河岸边宽阔的沼泽带；往右，草原的边缘出现了一个峡口，大地俯冲而下。来到峡口边缘，看见河流曲折穿行于森林与草甸之间。河流迅速壮大，峡谷越发幽深开阔，从游牧的草原上，看到了峡谷中的人烟，看到农耕的田野与村庄渐次出现。

这是我在青藏高原无休止的旅行中常常出现的情形，身后是那顶过了一夜还未及收拾的帐篷。风在吹，筑巢于浅草丛中的云雀乘风把小小的身子和尖利



的叫声直射向天空。其实，要重新拾回方向感很简单，只需回到山下，回到停在某一公路边的汽车旁，取出一本地图，公路就是地图上纵横曲折的红色线条。

但除了这种抽象的方位感，我需要来自大地的切实的指引。

因此，要去寻找一座巍然挺立的雪山。

康巴大地，唯有一座雪山能将周围的大地汇聚起来，成为一个具有召唤性的高地。作为这片大地宿命的跋涉者，向着雪山靠近的本能是无从拒绝的。于是，从海拔三千多米的草原逆一条溪流而上。四千米左右是各色杜鹃盛开的夏天；再往上，山势越发陡峭，流石滩闪耀着刺眼的金属光泽，风毛菊属和景天属的植物在最短暂的东南季风中绽放，巨大的砾石滩下面，看不见的水在大声喧哗。由此知道，更高处的峭壁上，冰川与积雪在融化。从来没想要做登山家，也不想跟身体为难，只会上到五千多米的高度，去极目四望。在好些地区，这就是总摄四方的最高处。但在康巴，那些有名的雪山都是大家伙，高度往往在六千米以上：仅在我追踪格萨尔踪迹的路上，从东南向西北，就一路耸立着木雅贡嘎、亚拉、措拉（雀儿山），再往西北而去，视野尽头，是黄河萦绕的阿尼玛卿。那我就上到相当于这些高峰的肩头那个位置。地图上标注的海拔总是这些山的最高处，而从古到今，不要说是人，就是高飞的鹰，并不总从最高处翻越。后来，总要发明什么的人发明了登山，才使很多人有了登顶的欲望。古往今来的路人，只是从两峰之间的山口，或者从山峰的肩头越过某一座山。

在我，靠近一座雪山，不仅是路过，更是为了切实感受康巴大地的地理。特别是当我进行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写作时，更需要熟悉其中一些雪山。因为这神话传奇产生的时候，大地上还没有地图所标示的那些道路，甚至也没有地图。在藏族人传统的表述中，康巴地区是“四水六岗”。六岗就是高原上六座雪山所总领的更高地，是奔涌大地的汇聚，人们瞩望的中心，更是上古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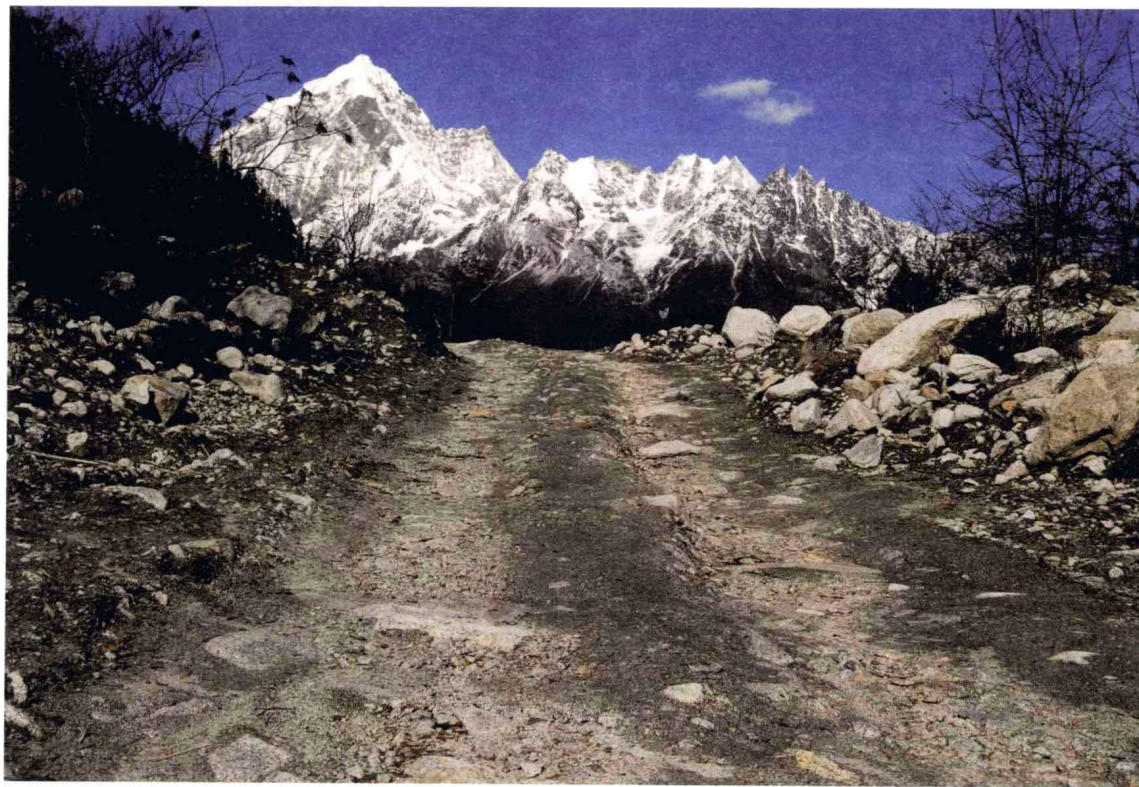


代就已经出现在人心灵之中的山神的居所。英雄格萨尔故事产生的时候，古代的人们就这样感知大地。

因此，我必靠近这些雪山。

追寻格萨尔故事的踪迹，真正要靠近的就是措拉（雀儿山）。但到真的进入到这个故事，真实的地理就显得虚幻迷离了。

猛一抬头，道路尽头，升起一座雪山



光影变幻的高原湖：玉隆拉错

从成都西行，走国道318线，过康定，越折多山口，川藏线分为南北两路。

我上北路：国道317线。一路上可以遥望两座有出世之美的晶莹雪峰，一座是号称蜀山之王的木雅贡嘎，一座是四周环绕着如今丹巴、康定和道孚三县上万平方公里峡谷与草原的亚拉雪山。要在过去的旅行中，我早已停留下来了，但现在，我紧踩油门，只是从车窗里向外瞭望几眼。近三年来的目的地还在几百公里之外，格萨尔故事流传最盛，也是史诗中主人公的诞生地：德格，被措拉雪山总摄的德格。

一天半后，终于到达了德格的门户——海拔3880米的小镇玛尼干戈。在加油站旁边的小饭馆吃完午餐，就可以遥望那座雪山了。这里，道路再次分歧，往西北，是格萨尔的出生地阿须草原。我并不急着就去故事的起始之地。我要在外围地带徘徊一番，多感受些气氛。一个寻找故事的人想体验一番被故事所撩拨的感觉。

而心绪真的就被撩拨了。

如果说神山是雄性的，那么总是出现在雪山下方，由冰川融水所滋养的湖泊就是阴性的。出玛尼干戈镇几公里，刚刚望见雪山晶莹的峰顶和飞悬在峭壁



上的冰川，那面名叫玉隆拉错的湖就出现了。“错”在藏语里是阴性的，是湖泊的意思，也是女人名字里常用的一个词。这个湖还有一个汉语的名字：新路海（新道路边的海子？）。春夏时节，湖水并不十分清澈，融雪水带来的矿物质使湖水显出淡淡的天青色。湖岸上站立着柏树与云杉，云影停在湖中如在沉思。如果起一阵微风，花香荡漾起来，波光立时让一切明晰的影像失去轮廓，安静的湖顷刻间就纷乱起来，显出魅惑的一面。

故事里，这个湖是和格萨尔的爱妻珠牡联系在一起的。珠牡，据说是整个岭国最美丽的女子。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刚刚出生，她就是令岭国众英雄垂涎的姑娘了。后来，格萨尔经历众多磨难登上岭国王位，珠牡姑娘依然保持着青春，这才和另外十一个美女同时嫁给了年轻的国王。故事里，美丽的女人往往也是善良的。自古到今，传说故事的人们会无视现实中外在的美貌与心灵内在

之美常常相互分离的事实，总给漂亮的女人以美丽的心灵，或者说，给善良的女人以美丽的外貌。这或者是出于对美丽女人的崇拜，我更倾向于以为可能出于对心灵美好却容貌平凡的女子们的慈悲。

仅仅是这样的话，故事里的女主角还不够生动。

为了让故事生动，从古到今，讲故事的人已经发展出很多套路。在措拉雪山的冰川还很低很低，冰舌可能直接就伸入湖中的时候，那些讲故事的人们就知道这些伎俩了。于是，故事里那个常在这个漂亮湖泊里沐浴的珠牡，就常常面临着种种诱惑而抗拒着，也动摇着，身不由己着。她曾亲自动身前去迎接格萨尔回来参加赛马大会和叔父争夺岭国王位。就在这样严肃的时刻，在去完成重要使命的路上，她就被路遇的印度王子弄得芳心激荡，因为“王子的眼窝仿佛幽深的水潭”。

这种软弱让故事中的女人复杂起来。

珠牡也常常被嫉妒所折磨。如果不是这样，她的姐妹王妃梅萨不会被魔王掳去。珠牡自己也不会被出卖给北方霍尔国的白帐王。在有些格萨尔故事版本里，珠牡被掳后被白帐王强做夫妻一幕真是活色生香。珠牡不从，但不是誓死不从，只是千方百计逃避被白帐王强占身体。这个有些神通的女人千变万化成种种动物与物件。但万物生生相克，那白帐王神通更胜一筹，自然就能变幻成能克服珠牡的动物或物件。不觉间，带着悲愤之气的故事变成了男女征逐的游戏，而且这游戏还颇具情色意味，珠牡最后变幻成一枚针，便于藏匿，锋利扎人又不伤性命。好个白帐王摇身一变，成了一根线，逶迤婉转的线。线要穿过针，针要躲避线。缠绕，跳跃，躲闪，磕碰……终于那根坚硬的针被柔软的线穿过了。

岭国王后珠牡成了霍尔国王的妻子。九年之后，格萨尔才杀掉白帐王，把她夺回身边。

好多人问我，说一个国王怎么还会把这样的女人留在身边，而且继续给她万千宠爱。我想，他们的意思是说，一个国王怎么可以容忍别的男人占有自己女人的身体。这是我无从回答的问题。珠牡也没有让这样的问题困扰过自己。回到岭国很多年后，故事里的她似乎仍然没有老去，其美貌依然沉鱼落雁。珠牡唯一一次为岭国出征，是和梅萨一起去木雅国盗取通过雪山的法宝。就在这样的重要时刻，她经不住另一面湖水的诱惑，一定要下去裸泳一番，弄不清楚讲故事的人是要写她爱个人卫生，还是想展示一下她美丽的胴体？故事总是要包含些教训的，因此珠牡王后的这番身体展示让王妃梅萨被拘，使格萨尔这个妻子二度成了别国国王的爱宠。

在为了重述《格萨尔王传》这部史诗而奔波于康巴高原的将近三年时间里，每一次，我经过如今被更多人叫做新路海的玉隆拉错，都会在湖边瞩目一番，想一想这个湖，更是想一想故事里那个因为有过错，有缺点，反而因此生动起来的叫做珠牡的女人，被今天的藏族人所深爱的女人。

湖边，长得仿佛某种杜鹃的瑞香正在开花，浓烈到闷浊的香味使眼前的一切都有一种迷幻般的色彩。英雄故事的阳刚部分还未显现，其阴柔的部分就已在眼前。

每次都是这样，都是先遭逢这个柔美的女性的湖，然后，才攀登上男性的，有骁勇山神居住的措拉雪山。



德格：土司传奇

措拉（雀儿山）其实不是一座，而是一群雪山，5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17座，主峰绒麦峨扎海拔6168米，耸立于尚未汇流的东南向的金沙江与雅砻江两大峡谷之间。

国道317线从5000米出头一点的山口穿过。

东面的冰川造就了那个光影变幻的玉隆拉错，越过山口向西，大地带着一股凌厉之气急剧地俯冲而下，冰川与融雪哺育了一条河：濯曲。“曲”是藏语里又一个基本的地理名词：河。濯曲迅即下降，壮大，十几公里的距离内，汇集了高山草甸区伏地柏、红柳和鲜卑花灌丛纠结地带的众多溪流，很快就变成了一条白浪喧腾的河。有了力量的水，更迅疾地造出下降的地势，在坚硬的岩石中切出幽深的峡谷——桦树与杉树的峡谷，花楸树和栎树遮天蔽日的峡谷。快到德格县城更庆镇时，就二十公里左右，已经陡然下降了两千来米，河道和沿河公路两边壁立着万仞悬崖，按住头上的帽子仰面才能看到青天一线。冲出谷口，地势骤然平缓开敞。耕地、村落和寺庙依次出现。

藏学家任乃强先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到此游历考察，著有《德格土司世谱》，其中记载了这段峡谷的人文史。说在格萨尔王建立岭国几百年后，有一

岭国勇士，名叫洛珠刀登，“有女美而才，岭王求以为妃，许给一日犁地的聘礼。乃率其仆，沿濯曲南犁，暮达龚垭之年达，得长七十里之河谷。岭王因赐之，遂得为有土地之独立小部落。”

“惟此段河谷，有三十余里为石灰岩之绝峡，仅半段为可耕地，亦甚促狭……当时民户，不超过三十家。”

到清朝中期，奉格萨尔为祖先的岭部落日益衰落，洛珠刀登于濯曲弹丸之地起始的德格家族的势力却日益壮大，雍正年间，被清廷招抚，授安抚司衔。其辖地最盛时曾经领有金沙江两岸今四川与西藏德格、白玉、江达、石渠等县数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人民。

“洛珠刀登既受七十里之河谷封邑，卜宅于今德格县治所在。卜宅之初，曾筑渺小之花教寺庙……其后此寺发展为德格更庆寺，为康区一大花教（萨迦派）中心。”后更依托此寺，创建了德格印经院。

登巴泽仁土司执政时期，于筹建印经院建筑的同时，筹划印版的刻制工作。从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的近十年间，较大规模的刻版工作全面铺开，完成了《甘珠尔》经的编校、刻版和《丹珠尔》印版刻制。同时还完成了一些其他典籍的印版刻制工作，印版总数近十万块。此后，历代土司家族又主持编辑和刻制的重要文献数十部，共计三百四十多函，使德格印经院印版数超过20万块。

到今天，德格印经院已有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馆藏各类典籍830余部，木刻印版29万余块。卷中浩瀚的印版、典籍对于研究藏族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医学、科技、文学、艺术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引起海内外学界瞩目，成为一个保存并传布藏族传统文化的中心。

因印经院的文化传播之需，德格地区的雕版、手工制纸和印刷得以保存发扬，成为当地引以为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